

发现·运河

今年夏初，第一次踏上运河古巷建华街，就听说这里有个王家大院。寻找王家大院，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现在。

王家大院今昔

在建华街采访的第一个地方，是保存完好的百年老宅张家院。当时，张家院主人张英林告诉我们，这条街上有不少老宅，但称得上“大”的，恐怕只有王家大院。

“我母亲与王家大院的女儿是同学。小时候，母亲曾去王家大院玩儿。印象最深的是，王家大院的门口很大，能同时进出两辆汽车。”张英林边说，边带我们去寻访王家大院。

从张家院往北步行二三十米，向东的胡同口，一个大大的石墩寂寞地留在原地。张英林说，这就是王家大院了。大院曾经门户深深，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家大院里的人逃走了。日军侵占沧州后，这里被日军据为兵营。抗战胜利后，一度成为国民党兵营。沧州解放后，这里成为解放军军营、建筑公司办公室、看守所、盐务局宿舍。

走进去，里面很深，左拐一个院落，右拐一个院落，有的大院套小院，空地上停着煎饼车，椿树枝叶婆娑，偶尔有人骑着电动车，与我们擦肩而过。有的房子常年锁着门，有的住着租户，即便后来的主人，也大多搬去了别处。穿过一个大大的门洞，里面别有洞天。一排小平房，门前拉着晒衣线，挂着五颜六色、男男女女的衣服。一位坐在门口纳凉的老太太向我们招手，热情地邀我们去她家做客。老太太叫李俊英，家里装修过，中西结合的风格。正说着话，她的女儿进来了。女儿说，母亲81岁了，长寿的秘诀是饮酒，每天一盅小酒，比神仙还逍遥。提到这处房子，李俊英说，这是她上世纪80年代买下的，住了40年，有感情了，舍不得离开。

听说我们是来寻访王家大院的，一位热情的街坊拿来钥匙，特意打开一处老院落。门扉破损，墙皮脱落，屋顶黛瓦上荒草凄迷。里弄最深，有二层的露台，登上去，王家大院尽览眼前。一大片低矮的平房中，青砖老屋星星点点。如今住在王家大院旧址上的人们，都已说不清这个大院的哪怕一点点儿故事了。微风吹过，昔日繁荣兴盛的王家大院，早已消失在风雨沧桑中，成为一个历史符号。

三探于家院

经常来这一带考察的运河文化爱好者陈立新提议：可以去于家院看看。那里还能寻见到王家大院的一些踪迹。

建华街上的于家院，黛瓦灰墙，青竹葱茏，有一种清雅悠远的韵味。主人于万和耳背，又爱听戏，常常沉浸在悠长戏声中，而不知有人来访。记者三次登门，最后一次才敲开了于家院的大门。

像很多老沧州人一样，于万和喜欢侍弄花草树木，窗台上、院子里，一片葳蕤，让这座百年老宅顿时有了勃勃生机。老人家热情地带我们里里外外地逛，讲房子结构，也讲于家院的陈年旧事。

“这处房子本来是王家大院的。我的姥爷是一名教书先生，住在对岸戴家园，曾在王家大院教书，后来买下这处院子。我父亲又从姥爷手中买下来。从姥爷那代算起，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6代了……”

青砖老房、老门板、老门洞、老门槛、四梁八柱的结构、中国建筑特有的通天框设计……于家院的故事，伴随着于家院的建筑，一点点从老人口中流淌而出。老式家具、墙壁上挂着的字画、古色古香的花瓶、鸡毛掸子、氤氲着香气的茉莉花茶、白色帕子下盖着的水壶水杯，与空调、冰箱、烤箱、电脑，以及孙女的硕士毕业照、全家福，同处一室，各有其美又自然和谐。

对这座老宅院，于万和非常用心，修修补补是常有的事。历经风雨的老宅院，呈现出别有韵味的古朴淡雅之美。春来侍弄花木，夏季竹下喝茶，秋夜听虫赏



一个运河人家

600多年风雨沧桑

门庭深深 至少华 摄



王吉仓（左一）向大家讲述王家大院的故事。 至少华 摄



于家院古韵犹存，隐藏在运河古巷中。 至少华 摄



走进王家后人、老船工王更新家，听他讲述王家大院的故事。 至少华 摄

月，冬月围炉观雪，普通的日子，让他过成了诗和画。

建华街一号院

建华街上的王家，久居此地。在建华街一号院出生的王家后人王保新，拿出《王氏家谱》说，王氏家族早在明永乐年间由浙江绍兴山阴迁到沧州强庄子一带，以务农为生。明末迁来长芦街（今沧州市），家始富。清初，王家在这一带居住，当时“地逾千顷，宅舍绵亘里余，南逾张仙阁，北逾神门口，前街、后街、河沿，我王氏十居其九”。康熙、乾隆年间，是王家最鼎盛的时期。此后，王家四门行商，因在河南经商失败多次赔偿，首先衰微，其他各门也因人口众多，日渐消耗，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家族逐渐凋敝。

王保新说，晚清时期，家族中出现了几位重要人物，王氏家族因此中兴。曾任陆军少将的王永寿就是其中之一。建华街一号院就是王永寿的故居。王保新是王永寿的后人。他依稀记得，曾听老人讲过王永寿重修故居时的情景。

王保新十几岁时，全家搬去钱铺街住，从此离开老宅。故地

重游，老屋残破不堪，记忆中的那个地下通道还在，只是，年近的他再也不能像小时候一样，麻利地爬进爬出了。

建华街一号院与神门口相邻。王保新家住南房，住在北房的也是王家人，他家房子的后墙，就是神门口胡同的一部分。“小时候我们经过神门口，经常踩着这段后墙中间凸出来的砖块来回走，把这当作游戏。”71岁的王保新说。

律师王吉仓对运河老屋感兴趣，也是因为建华街一号院。他妻子的六姨夫，也是王永寿的后人，就住这院落的北房。王保新小时候踩着玩儿的那段墙砖，就是他家北房的后墙。

与妻子结婚22年，王吉仓无数次去过六姨夫家。独特的老屋建筑吸引他的同时，也让酷爱文史的他对王氏家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政协委员，他多次提出关于保护运河沿岸百年老屋及周边民居的建议，其中很多调研，就基于对运河边王氏家族历史的多年研究和对王家大院等百年老屋的实地走访。

600多年的家族史

历史上，沧州是一座移民城

市，移民文化是沧州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氏家族明初沿运河由绍兴迁来沧州，后依河而居，务农入仕经商，住在沧州运河繁盛一时的严崇坊一带（今建华街），绵延600多年。这个家族谱系完整，故事丰满，是沧州运河人家绵长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缩影。

王氏家族在建华街上开枝散叶，如今，沿街寻访，还能见到不少王家后人。他们屡屡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王雅东。

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树强帮忙查找民国《沧县志》，找到了有关王雅东的记载：“王者化，号雅东，父锡朋，年三十而卒。者化失怙，早从叔父读，昼夜攻苦，思继家风，而素本清贫，自度不能终业，遂考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调赴湖北，充武备学堂教员，历充监督。时南皮相国督湖广，创办新政，尤注重武备。故鄂湘两省学堂，者化多总其事……民国成立，冯国璋镇金陵。调赴南京，充全省军械局局长……及冯任总统，补授陆军中将军、将军府参军。冯卸任，者化亦倦游归里……修家谱、设学校，虽捐巨款弗惜也。卒年七十一岁……”

武备学堂是清末的陆军学校。最早的北洋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立的，首开近代陆军教育的先河。晚清时期，王雅东在督办各地武备学堂方面贡献颇多。

按照《王氏家谱》记载，王雅东回乡后，建义学、修祠堂、抚恤贫病者外，还重修了故居，这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王家大院。如今，

见过王家大院的已寥寥无几。老船工王更新是其中之一。

80岁的王更新是正儿八经的王氏后人，只不过他这一门生活穷困。八九岁时，他从家人那里听到不少关于王家大院的传说。尽管父母告诫不许进大院，好奇的他还是偷偷溜了进去。那时，王家大院人去屋空，他进去后犹如到了迷宫，里面虽然是规规矩矩的四合院，但房连房、院套院，厅堂里柱子粗大，木地板上时有受惊的小动物跑过。惊慌之下，他只想快点离开，谁知走了半天，迷迷糊糊又回到了原地，费了很大劲儿才跑了出来。

“现在房子的结构都变了，看不到王家大院原来的影子了。”王更新说。

王更新一辈子住在运河边，跑过船、拉过纤、当过船工修过船，如今与兄弟们同住在建华街上的老房子里，他住最里面的一个套院。建华街上的老屋往往如此：一座老屋住好几户人家，北房与南房近在咫尺，中间只余一条窄而长的过道。爱种花草的老住户们，还是在这逼仄的空间里栽了不少翠盖红裳。

日头升高后，王更新照旧踮脚穿过月亮门，经过窄长的过道，跨过大门，走到建华街上。健忘的老人，却清晰记得这里的一切，顺着某个胡同向西一拐，走几步就到了岸边。他喜欢看河；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旅游通航后，他更爱看船。游船驶过，荡起阵阵波浪。这个家族600多年的故事，就回响在运河波浪里。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长芦义学·运岸古槐

本报记者 杨金丽

从新建的盐场码头向南不远，有一处河坡，一片房舍临坡而建，与我们同行的退休教师陈建英说，这一带就是长芦义学。

陈建英主编过《沧州教育志》，她说，志书中介绍，长芦义学建于1886年，当时还是光绪年间，批验所大使王凤冈设盐务捐款作为基金，在盐场北白衣庙（今属四合街）内建长芦义学，捐款生息，作常年经费。义学的一切支出应酬，都由学校董事按季分送。学生得到资助，受益不浅。1909年，改为初级小学。

陈建英介绍，1931年当地建土地祠小学，长芦初级小学并入。随着时间的变迁，该校先后改名为四合小学、五七小学等。1986年学校东迁后，定名为水月寺小学。原校址一分为二，即现存的这片校舍，以及与之隔街相望的四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现在的校舍上亦有幼儿园，但我们几次探访，都大门深锁，没能进去一窥究竟。

四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院里的古槐，据说曾位于长芦义学之内。这棵国槐的编号是“1-003”，只见它高入云天，虬枝盘曲，树影婆娑，给人苍劲古拙、饱经沧桑之感。古槐被很好地保护起来，旁边立有简介牌：“国槐树高12.38米，树围3.63米，树形奇特，苍劲挺拔，据记载有270余年的历史。古槐历经近300年的沧桑轮回，几度枯荣，以它顽强的生命力感悟着古老大运河的钟灵毓秀，聆听古寺的悠悠钟鸣，见证着城市历史的变迁。如今，古槐树已深深嵌入了古运河畔每一位居民的心中。正所谓：‘古槐逢春，荫蔽运河’。”简介中提及的古寺，就是水月寺。



长芦义学旧址 至少华 摄

运河胡同“拐弯抹角”

本报记者 杨金丽

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运河边的胡同和北京胡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拐弯抹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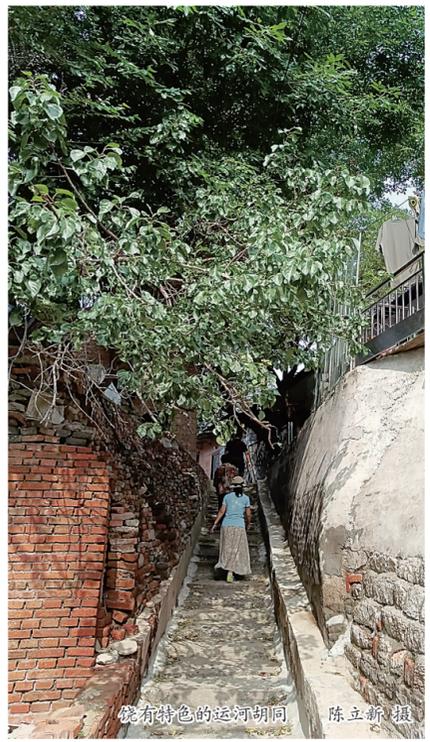
从新华桥至北环桥运河东岸的街巷里行走，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胡同口都是“拐弯抹角”的设计：转弯处没有棱角，而是抹出了一个圆形的弧度。

胡同口做成“拐弯抹角”，人、畜、房子都不会受到伤害。老北京的胡同一大特点就是“拐弯抹角”，运河边的胡同也是如此。

“拐弯抹角”一词最早源于元朝戏曲家秦简夫所创作的戏剧《东堂老》。该剧第一折写到“转弯抹角”，可早来到李家门首”。可见，拐弯抹角由来已久。

记者所走的这一带，原为运河渡口，还是元、明、清时期的盐厂遗址，经济非常繁荣。这里舟楫往来，人流如织，商铺不下。人们靠岸下船，或者摆渡过河，都要在胡同中穿行。当时的胡同大多狭窄，人们出入多以步行为主，坊间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马车。无论行人，还是推车的、挑担的、坐车的，在胡同里可以直来直去，遇到拐弯处，墙与墙之间的交汇往往见缝见角，非常不易通过。把拐弯处的墙体向内抹去一“角”，这样就抹出一个圆形的弧度来，大大方便了行人、车辆通行。

无独有偶，不仅沧州市区段运河胡同是“拐弯抹角”的，青县段运河边的胡同也是如此。青县文史爱好者杨海利行走运河时首先发现了这一点。他说，“拐弯抹角”的胡同设计，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运河经济的繁荣。



饶有特色的运河胡同 陈立新 摄

王家大院曾为大众医院所在地

是沧州第一家政府创办的医院

就在此文写成后，记者获悉，王家大院还曾是大众医院所在地。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大众医院是个陌生的名词，但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沧州人来说，这家医院意义非同寻常。它是沧州第一家政府创办的医院。

大众医院创立于1948年，当时沧州刚刚解放一年，百废待兴。开始，院址设在沧州市西北门街上的一处院落中。随着规模扩大，医院需要搬迁。

按照曾在大众医院工作的韩仲义老人的回忆，当时经过与有关部门申请、协商，大众医院决定迁入运河以东、新华路以北的建华街王家姓地主的一处空宅里。此宅坐东朝西，有两进院落，有正房、倒房、厢房三四十间。但搬迁后发现，这里地处狭陋陋巷，偏僻闭塞。从搬迁之日起，院长就在物色新址。据此不远的梅公祠成

为选址的理想之地。

梅公祠坐落在新华路北、新华桥东。梅公即梅东益，晚清驻沧最高军事长官。梅公祠是清廷为纪念梅东益而修建的祠庙，占地二三十亩，建筑面积约三四千平方米，更加宽阔恢宏。

大众医院在王家大院的时日短暂。它是什么时候搬来的，又是什么时间迁走的，没有留下具体时间。但有两个时间点可供参考：一是1948年8月，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提出组建大众医院的创意。之后，大众医院建立。二是1950年新华路第一次拓宽，此时，已在梅公祠办公的大众医院改名为沧县专区人民医院。飞鸿难留痕，这就难怪当地很少有人记得这段历史了。

沧州市中心医院的前身由两个医院合并而来，分别是大众医院与博施医院。

杨金丽